

生活 喜剧

秦奋的天才发明被风险投资人出天价买断。一夜暴富的这位“剩男”揣着家底开始了“征婚”旅程。漫漫“征途”上,各怀心事者纷至沓来。几经周折后,秦奋终于带着他的真爱开始一段全新旅程。

秦奋离开咖啡馆回到自己的车里

他们家是三代赤贫,到他爹这儿,小时候在布店当过学徒,会打算盘,因为行为不轨,没出徒就被开了。后来在小学校当校工,在德胜门的冰窖里干过,还送过牛奶。他爹聪明伶俐,肯吃苦,一来二去在泡子河开了一家牛奶厂,成资本家了。所幸解放前夕奶厂倒闭,又是一贫如洗,所以成份还是工人,在新社会成了领导阶级。他能进部队文工团,就多亏奶厂经营不善。

秦奋想起来,在那次十渡郊游之后,有一天张以哲还约过他见面,说有一件重要的事要跟他讲,地点是东单公园,时间是晚八点。秦奋莫名其妙地去了,两个人站在路灯下,秦奋只觉得他大口大口地直喘气,却什么话也不说。秦奋问他要跟自己讲什么,他前言不搭后语,哼哼唧唧,明显是在那儿搪塞装孙子。当时秦奋特生气,认为他是故意拿自己开涮,所以愤怒地掉头而去,从此也不大搭理他了。现在他才明白,人家绝不是在涮他,很可能,那天晚上人家是在调动极大的勇气,要对他一诉衷肠。他这一走,伤了人家十来年的心!

不过,这个心,恐怕是要让朋友永远伤下去了。想到这儿,秦奋抬手止住张以哲的话,态度诚恳地说:“你先走了一步,我还没到那种境界呢,我理解你们,可我现在还没觉得女的没劲呢,我还是想找一女的。”

秦奋离开咖啡馆,赶紧跑回自己的车里,这才长长呼出一口气。他把后视镜掰过来照自己,端详了片刻突然自言自语说了一句:“这叫他妈什么事啊!”

其实,秦奋在十四五岁还是个小男孩的

时候,就遇到过这种事。那是在东华门的华清池澡堂子里,他在大池子里泡澡遇上的。那时北京的家庭里很少有洗浴设备,公共澡堂又少,所以人特多。有一次,他好不容易在池子里挤了个地方,把住一个角,放松身体,舒舒服服地泡。他的左边,紧挨着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忽然,他觉得自己浸在水里的左腿被人踢了一下。他本能地一

缩腿,转头看看左边的男人,结果发现那个男人也在看他。他往右边躲了躲。过了一会儿,他又被踢了一下,再看,那个男人又在看他,还对他笑。这回他可毛了!那时候他是根本不懂这档子事儿的,并不知道这是男人在挑逗他。他还以为自己在旁边挤到了那个男人,碍事儿,男人生气了要打他呢。所以他吓得赶紧爬出了池子,跑到淋浴室去冲淋浴了。跑到更衣室去换衣服,男人又跟到了更衣室,一边穿衣服,一边跟他搭话儿,说自己家有好多人书,问秦奋想

不想看。那次真把他吓坏了,而且后来越琢磨越觉得奇怪,不对劲儿……

直到二十年后,看了些书,听朋友聊天讲一些有关的事,才明白那是怎么回事。

秦奋坐在车里正想着,车窗上突然贴上来一张脸,吓得他一哆嗦。一看,还是那个tianian。

秦奋把车窗降下来,张以哲兰花指递上一张照片,满怀深情地说:“这是我们原来照的一张合影,里面有我,忘了给你。”

秦奋接过了照片。这时手机响了,他一边看手机一边和张以哲挥手告别。

手机里发过来一张女人的照片,女人长得不难看,而且慈眉善目,年纪也不算大,看上去也就三十岁以下。下面一行字: 有兴趣咱就约见,没兴趣就算。 06



都市 言情

在那个“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年代,石燕和父母随同整个军工厂连人带机器一股脑儿地搬到了小山沟里。沦落于C省师院的她一直与高中时的“钟楼怪人”黄海保持着联系。然而,少女的虚荣使得笃信一见钟情的石燕一直对黄海外貌上的缺陷不能释怀,直到因偶然的机遇遇见已故美男市长的公子卓越,事情才有了意想不到的发展……

石燕在黄海和姚小萍的帮助下生下一个男孩

黄海提议等石燕生孩子的时候,他到医院来守着她,但她不赞成这样,一个是太远了,跑来跑去得好几天,二来也太张扬了,毕竟两个人都有那么一个婚姻在那里,如果搞得人尽皆知,只有坏处没有好处。最后他们决定她生产的时候他不来D市,但等她回到“洞洞拐”那边之后,他去她家看望她和孩子,那样比较隐晦一点。

但黄海很放心她一个人待在D市待产,催着她叫姚小萍尽快把姚妈妈接来陪她。姚小萍抽了个周末,回家把妈妈接到D市来,在石燕客厅支了个单人床,姚妈妈就住那里。

预产期还没到,石燕还没停课,孩子就提前来报到了。那天她觉得肚子痛,开始还以为是什么东西吃坏了拉肚子,但姚妈妈有经验,说可能是“发动”了,两个人慌忙坐出租车来到医院,一来就被送进了待产室。她疼了六七个小时,还没生下来。她想起黄海的先例,心里急得要命,催着医生给她剖腹产。

医生说她的确有了剖腹产指征,同意剖腹,但必须她的丈夫亲笔签字才行。她撒谎说她丈夫出国了,医生说那就叫家里的近亲属来签字,她说她的近亲属都不在D市,医生不相信。她忍着阵痛跟医生狡辩了好一阵,医生才同意让姚妈妈签字。可怜的姚妈妈,吓得手脚发抖,打死都不肯签字,好像一签就会出人命一样。

不得已,只好打电话叫卓越,万幸万幸,卓越在家,听说了签字的事,马上就骑着摩托车赶来了,很爽快地签了字,她被推进了手术室。

本来她的预产期正好是清明节,她心里一直有点不安,怕会有什么不吉利。但她的

宝宝真懂事,提前一个星期来到人世,硬是把清明节给她绕过了。当医生把孩子取出来之后,她也从麻醉中醒来,朦胧中听到一声嘹亮的啼哭,医生告诉她是个男孩,她哭了起来。

孩子第一次送出来喂奶的时候,她又哭了,因为孩子长得跟卓越一模一样。医生护士同病房的人,个个都夸奖她的孩子英俊,以为她是太高兴才哭的,谁也不知道她正是在为孩子的“英俊”而哭。

卓越到医院来看她和孩子,这下大家都恍然大悟,说难怪孩子这么英俊呢,有其父必有其子嘛。一时间,有五六个产妇上来攀亲,有几个还没生的也在里面掺和,说如果生了女儿就要跟卓越相亲家,搞得卓越无限风光,抱着孩子给这个看给那个看,还自作主张地说孩子叫“卓识”,远见卓识的意思。

后来有人打听到卓越是已故美男市长卓夫的儿子,又是一阵惊叹,以为卓越也是什么大干部,个个都很景仰。卓越对这些误传谣传也不加以纠正,让大家去将错就错,错上加错。“卓识”跟他爸爸“卓越”成了产科病房的明星人物,而“卓识”的妈妈是谁,反而被人遗忘了。

石燕也懒得去争什么风,辟什么谣,感觉这都跟她没关,她早就为孩子想好名字了,不用那些气贯长虹的辞汇,就叫“石靖”,因为“靖”是“平安”“安康”的意思,她只要她的孩子平安健康就行。

卓越那天专门带他妈妈到医院来看孙子,没带姜阿姨,搞得石燕心里有点歉然,一定是她说了那个话,他才不敢让姜阿姨来医院看石靖的。她很担心,生怕卓越为了说服她去他妈妈那边坐月子,就把姜阿姨解雇掉,还好他没再提那事。 19



拍案 惊奇

一位来自穷困乡村的小男孩,经过自己的勤奋努力,终于当上了颇有名气的律师,并且在当地的电视节目频频上镜,是著名法律栏目的主讲嘉宾,成为该城市的公众人物……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事业蒸蒸日上、金钱名利俱全的律师,最后却走上了厌世悲观以致杀人灭尸的犯罪之路……

高洪明终于下决心让我做通发的代理律师

我吸了一口烟:“老丁看完这东西,得合计合计吧?小方是法务部的,归老姚管,老姚是高总的人,他还不明白?自己就会找上门,上门谈什么?不用你说他就得让位!就算他不识相,老姚你出来唱黑脸——这事不能让高总开口,万一狗急跳墙,得有个救场的——逼他退位,让他推荐高总接班,话要说得狠,就说这东西抄送多份:公安局、检察院、纪委、市政府,四面透风,一滴不漏,也别说强奸判三年,他是个法官,就说十年!高总你想想,换了你是老丁,你怎么办?找上边申诉?敢吗?上边还不知道呢!万一你去了,领导说:啊,这还了得,这种事你都做得出!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老高和姚天成连连笑着点头:“厉害厉害,到底是专家!”我谦虚了一句:“为客户服务嘛。”然后话锋一转,“说实话,丁总对我真不错,前两天还说要我把那笔4000万元的纠纷交给我,30%的风险。现在我帮你办这事,唉,真是……不过为了朋友……”

姚天成不笑了,高洪明也面有难色。我说您现在是高副总,马上就是高总裁。老姚现在是姚主任,马上就是姚副总,通发几十亿的资产都在你们手里,我不过赚点小钱,还望二位多多关照——如果您没意见,这两天就把代理合同签了吧。他们俩对视一眼,姚天成缓缓地地点了点头,老高终于下了决心:“那就说定了,你把报案材料写好,明天给我送过来!”

开车逛了一圈,头顶艳阳高照,我却突然觉得冷,五脏六腑空空的,有点害怕,有点心酸,还有点说不清楚的厌倦,感觉生平种种恍如一场大梦。我把车停在花市门口,里

面姹紫嫣红开遍,看着繁华热闹,心底却倍加惆怅。掏钱买下一盆顶好的白菊花,才发觉手有鲜花,却无人可赠。靠在车上抽了一支烟,刚要走,扭头看见了孙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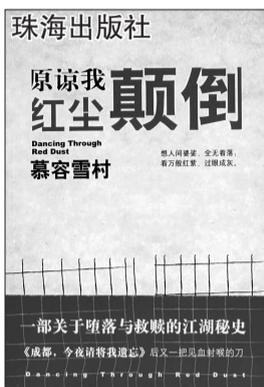
跟陈慧离婚后,我不止一次想收拾他。这王八蛋给我戴绿帽子,吃了我那么多辣子鸡,居然还有脸跟我打招呼,寒暄后得知他

现在开了个演艺公司,招了一帮帅哥靓女,天天到酒吧走穴卖艺。最近扯上了劳动纠纷,要我给他介绍个律师,我说小案子我不接,不过介绍个小律师还是可以,最后,我亲切地拍拍他肩膀:“老朋友了,放心!”

开车回到所里,周卫东十分礼貌,倒了茶,双手递过一个信封:“刘亚男来过了,这是她还您的,我替您打了收条。”我打开看了看,里面有100元的,有50元的,还有很多10元、20元的。我心里突然难受了一下,想这钱凑得不容易,她该不会去卖血吧?

听姚天成讲,刘亚男全醒时老丁早走了,房里狼藉一片,她肯定知道出了什么事。在床上坐了很久,她慢慢地穿衣服,先是内衣,接着是裙子和外套,挂钩扣好,拉链拉上,眼泪刷地流了下来,但没发出声音,她低头穿鞋,眼泪吧嗒吧嗒地落到脚面上。她哭着洗脸,哭着梳头,一直无声地哭,至少哭了一个钟头,最后打电话问她男朋友:“家明,你……你还爱不爱我?”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自己确实太坏了,但很快就给自己找到了理由:凡事皆有代价,她如果不那1200万元,就不会有今天的事情。

把孙刚的事交给周卫东,他问费用怎么收,我笑眯眯地说:“一分不收!一定办好!办不好,我废了你小子!” 23



军歌 嘹亮

60年前有一支了不起的中国军队。这支鲜为人知的军队在抗日战争时期进行了中国军队的头一回主动出击,实现了战略大反攻,并且在境外作战,把日本鬼子打得落花流水。可是直到今天,许多人仍然不知道这支军队的名字——中国远征军。

马立成挥着刺刀扑到跟前时鬼子全躺下了

日军冲锋的散兵线和我军反冲锋的散兵线在不断接近,100米,50米,30米,鬼子克板坚毅的油脸已经清晰可见。

“投弹!”随着段剑锋的一颗手榴弹甩出,从公路两侧高地往下冲的散兵线集体投出了手榴弹。一颗颗木柄手榴弹雨点一样落入日军中间,顿时一片血肉横飞,日军还没等完全接近已经伤亡过半。日军并没有因为伤亡而退缩,一个个端着三八大刺,嚎叫着迎上了国军士兵。两军短兵相接,开始惨烈的贴身肉搏。刺刀碰上刺刀的铿锵脆鸣,刺刀捅进身体的沉闷撕裂,刺刀断了用枪托砸,枪托碎了用牙咬,疯狂的帝国荣誉与无畏的保家卫国在这里相遇,没有一个人后退,没有一个人怕死。

在战壕里不停射击的岳昆仑眼见着这一幕,浑身血热,手一撑战壕就要往外跃,被马立成一把握住。

“想干吗?你是狙击手不是大刀队!”

马立成把身上一擦弹夹拍给岳昆仑,刺刀往枪管上“啪”地拍上。

“你比我准,你留下!”马立成每次的任务都是狙击,他嫌不过瘾,早就想冲上去和鬼子对刺刀。没等岳昆仑答话,马立成已经跃了出去。岳昆仑又举起步枪,准星对向的地方,一片寒光闪烁。岳昆仑专挑拼刺凶悍的鬼子打,几次鬼子的刺刀已经触到国军战士的身体,突然刺刀就软了下来,战士回过神来,见鬼子眉心有一个血窟窿。

战斗结束后马立成直骂娘,等他挥着刺刀扑到跟前时,鬼子全躺下了。本来还有几个受伤的日军俘虏,其中一个扯着手雷就往国军士兵身上扑,被大刀迎面一脚踹出几米

远,手雷在鬼子身底爆炸,鬼子正面身子全部被豁开,看得人直干呕。满面血污的大刀疾步冲剩下的鬼子伤员走去,六环刀垂在手边,滴下一路血珠子。医护兵和鬼子伤员隔几米站着,脑子正转筋,要不要给鬼子包扎,多少救护兵都是让鬼子伤员弄死的。大刀一把推开救护兵,几道乌黑的刀光闪过,几个鬼子的脑袋被脖子里喷出的一腔血激得老高,咕噜噜滚了出去。救护兵一盖医药箱,心想:“得,这下倒省事了。”

“大刀!你个狗日的倒是给老子留个舌头!”段剑锋倒不是怪大刀杀俘虏,这也不是头一次了。昆仑关战役里大刀就是因为一气斩杀日军三十六名俘虏,差点和他一样被枪毙,后来他被降为连长,大刀从排长降为士兵。那以后士兵们都怵大刀,一个能一口气剃下三十六颗脑袋的人,那心得多狠。

“这下干净了,本来还想弄个活的,这小子比我浑。”段剑锋递根烟给边上的林承熙,俩人也是一脸血污。

“宰就宰了,小鬼子牙口硬,弄回去也审不出什么。”林承熙望着地上整齐排放的六七具弟兄的尸体,心里不是个滋味。

“都翻翻小鬼子的衣兜——没准有情报!”段剑锋冲打扫战场的士兵喊一嗓子。士兵们怕鬼子没死干净,检查尸体前都往鬼子身上捅一刺刀再弯腰。

“五十五师团。”林承熙手上拿个鬼子的臂章说。“这群狗日的怎么跑缅甸来了!”段剑锋往地上啐一口。日军第五十五师团是刚从中国战场撤下的一支劲旅,在“长沙会战”中曾遭受国军重创。

“不知道廖耀湘和余韶走到哪了。”林承熙望着暮色逐渐深沉的天空,眼里闪过一丝忧虑。 16

